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九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六

太宗諸子

恒山王承乾　楚王寛　吳王恪 子成王千里 孫信安王褘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惲　越王貞 子琅邪王冲

紀王慎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楊妃生吳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貞江王囂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蔣王惲後宫生楚王寛代王簡

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爲皇太子時

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辨給智足飾非羣臣拜荅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

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

跳劍晝夜不絶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頴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頴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黄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侈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殺魏王泰不尅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

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宫牆去大内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别室命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𤣥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元昌

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宮僚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中書舍人蕭鈞並以材選用承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徙所太宗爲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二子象厥象官至懷州別駕厥至鄂州別駕象子適之別有傳

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觀初追封無後國除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

督以年幼不之官十年又徙封吳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克固盤石永保維城外爲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勗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翫恐益驕奢故誡此一言以爲庭訓髙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稱其類

已既名望素高甚爲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望海內寃之有子四人仁瑋琨璄並流於嶺表尋追封恪爲鬱林王并爲立廟又封仁爲鬱林縣侯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千里天授後歷唐廬許衛蒲五州刺史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戮惟千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事故則天朝竟免禍長安三年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將軍中興初進

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其父爲司空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太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仍籍沒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即位詔曰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頋除兇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沒良深痛悼宜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瑋早卒中興初

追封朗陵王子袗本名褕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祕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薨琨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歷中嶺南獠反勑琨爲招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褘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吳王璄中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琨子褘褘少有志尚事母甚謹撫弟祇等以友愛稱景龍

四年為太子僕兼徐州别駕加銀青光禄大夫少繼江王嚣後封為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為德蔡衢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濮等州刺史政號清嚴人吏畏而服之漸見委任入為光禄卿遷將作大匠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尋遷禮部尚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先是石堡城為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勅禕與

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尅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蕃所惜今總兵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吾則以死繼之茍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地千餘里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于

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玄宗遣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爲副王既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兼關内支度營田等使兼採訪處置使仍與二子官禕既有勲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爲當時所歎二十二年遷兵部尚書入爲朔方節度大使久之坐事出爲衢州刺史俄歷滑懷二州刺

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少師制出病薨年八十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禕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命三子峘嶧峴皆至達官别有傳祇神龍中封爲嗣吳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天寶十四載爲東平太守安禄山反率衆渡河兇威甚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祇起兵勤王玄宗壯之十五載二月授祇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

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本官如故五月詔以爲太僕卿遣御史大夫虢王巨代之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以繼衛懷王霸後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年兼領左武候大都督並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七年轉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遥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别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

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叅軍蔣亞卿功曹叅軍謝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十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俄又每月給泰

料物有踰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在諫諍

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

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見勑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内處所寛閑參奉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宫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與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

聽覽追深戰慄太宗並納其言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黄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文武羣官各有附託自爲朋黨承乾懼其淩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爲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十七年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

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内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乃幽泰於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爲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泰朕

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重爵位逾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誡自構驕僭之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痾恙潛有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奪泰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釁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

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尋改封泰爲順陽王徙居均州之鄖鄉縣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即位爲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于鄖鄉年三十有五贈太尉雍州牧謚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

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
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爲國子祭酒同正員以王
守一妹壻貶邵州別駕移鄧州別駕後復其爵
庶人祐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
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累轉豳州都督十年改封齊
王授齊州都督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
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
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劍士初太宗以

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虧違皆遣聞奏而祐溺情羣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爲祐長史以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顔切諫有昝君謩梁猛彪者並以善騎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帝之愛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訓若能

飭躬行過萬紀請入言之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既至言
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
勑書誥誡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爲賣己意甚
不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
出所有鷹犬並令解放又斥出君謩猛彪不許與祐相
見祐及君謩以此銜怨謀殺萬紀會事洩萬紀悉收繫
獄而發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并
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

弘信兄弘亮追於路射殺之既殺萬紀君謩等勸祐起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已上偽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驅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東王拓西王之號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感便道發兵討之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為得志戲笑之隙語及官軍弘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愛信弘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吾常誡汝勿近小人正為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

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爲梟爲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磐石之親爲尋戈之釁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爲國讎萬紀存爲忠烈死不妨義汝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彼則嘉聲不隤爾則惡跡無窮吾聞鄭叔漢戾並爲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爲之吾所以上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何云太宗覽書畢爲之灑泣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

青淄等數州兵並不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
或勸祐虜城中子女走入豆子䴚爲盜計未決而兵曹
杜行敏謀將執祐兵士多願從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
弘亮等五人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圍之謂
祐曰昔爲帝子今乃國賊行敏爲國討賊更無所顧王
不速降當爲煨燼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
黨悉伏誅行敏送祐至京師賜死於内省貶爲庶人國
除尋以國公禮葬之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爲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鐫鍊可爲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爲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愔在州數遊獵不避禾稼深爲百姓所怨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捶之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李乾

祐所劾高宗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慼同憂爲家爲國蜀王畋獵無度侵擾黎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踵愔爲法司所劾朕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爲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愔爲黄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爲

庶人徙居巴州尋改爲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其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悼封子璠爲嗣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朗陵王瑋子榆爲嗣蜀王

蔣王惲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郯王八年授洺州刺史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爲

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後歴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
誣告惲謀反惶懼自殺贈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
昭陵子煒嗣歴沂州刺史垂拱中爲則天所害子銑早
卒神龍初封銑子紹宗爲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
禄大夫開元初爲太子家令同正員卒子欽福嗣爲率
更令同正員天寶初削官於錦州安置十二載爲南郡
長史同正惲子煌蔡國公煌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
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

祿山奏爲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
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
蕃又犯邊侵軼原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
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賔客惲子休
道道子琚本名思順中興封嗣趙王加銀青光祿大夫
開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
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

八百户十七年轉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轉相州刺史貞少善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自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黄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

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譔遂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縶王等宜各救拔我也沖在博州又僞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初沖

與諸王連謀及沖先發而莫有應者惟貞以父子之故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沖敗恐懼索鏁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琅邪王已破魏相數州聚兵至二十萬朝夕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內營總管趙成美爲左中郎將押左營閭弘道爲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

後軍總管王孝志爲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廹脅見從本無鬭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

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沖屬籍改姓虺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閤入問王安在意欲殺貞以自購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衛貞曰事既如此豈得受戮辱當須自爲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時散捨仗就擒規亦縊其母自殺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于別所麴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

蔡州數奏兒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畋獵內實習武備嘗遊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鑒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神龍初追復爵土與子沖俱復舊姓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佇總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為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

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
天下聞風莫不響應況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
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捨生取義耶夫為臣子若救
國家則為忠不救則為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為急不可
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瓌與公主亦伏誅沖
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
名初沖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攻濟州先取武
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

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沖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迴爲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甚沖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爲沖統帥兵仗及沖擊武水玄寂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乃却走入博州城爲守門者所殺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

討沖兵未至沖已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沖起兵凡七日而敗沖三弟倩封常山公歷常州別駕坐以父兄連謀伏誅温以告其朋黨得實減死流嶺南尋卒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謚議曰故越王貞往者顧匡宗社夙懷誅呂之謀迺心王國用擊非劉之議以兹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請謚曰

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敎百代必祀允敬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粤自藩國勤于王家弘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漢追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克而忠節居多嗣絶國除年踰二紀莫享淪廢甚爲憫焉永言興繼式備典冊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軍夔國公琳爲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爲立碑琳尋卒國除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戸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爲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戸永徽元年拜左衞大將軍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初貞將起事慎不肯同謀及貞敗慎亦下獄臨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

慎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叡遂州别駕襄郡公秀廣化郡公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中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封慎少子鐵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初歷德瀛冀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天寶中爲右賛善大夫同正員

江王囂太宗第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六年薨諡曰

殤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國除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出後隱太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蔣王惲孫思順爲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

賜實封八百戶尋加滿千戶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
號蔡蘇三州刺史詔令繼巢剌王元吉後永崇中坐與
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州都督謝祐希旨逼
脅令自殺帝深悼之黜府官僚咸坐免職景雲元年明
喪柩歸于京師陪葬昭陵有二子南州別駕零陵王俊
黎國公傑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封傑子胥爲嗣曹王
胥叔父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爲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
員胥遂停封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沒于賊又封胥爲王

銀青光祿大夫右武衛將軍卒子戢嗣左衛率府中郎將卒子阜嗣阜自有傳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爲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爲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武后斲喪王室潛移龜鼎越王貞父子痛憤義不圖全毀室之悲鴟鴞之詩傷矣比齊祐之妄作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磐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沖譔憤

發視死如生承乾齊祐愚弟庸兄

舊唐書卷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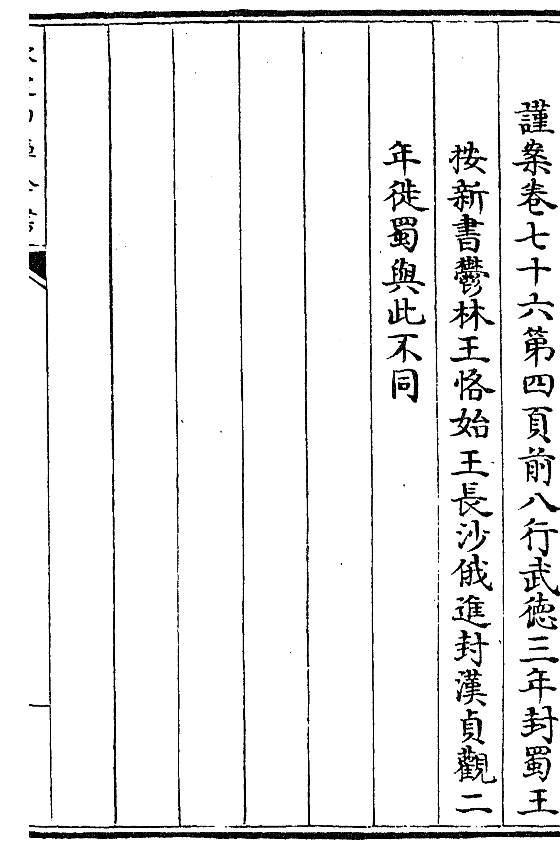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七十六考證

吳王恪傳封仁爲鬱林縣侯○新書縣男歷岳州别駕爵郡公

越王貞傳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新書豫州刺史

垂拱三年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云○本紀在四年當從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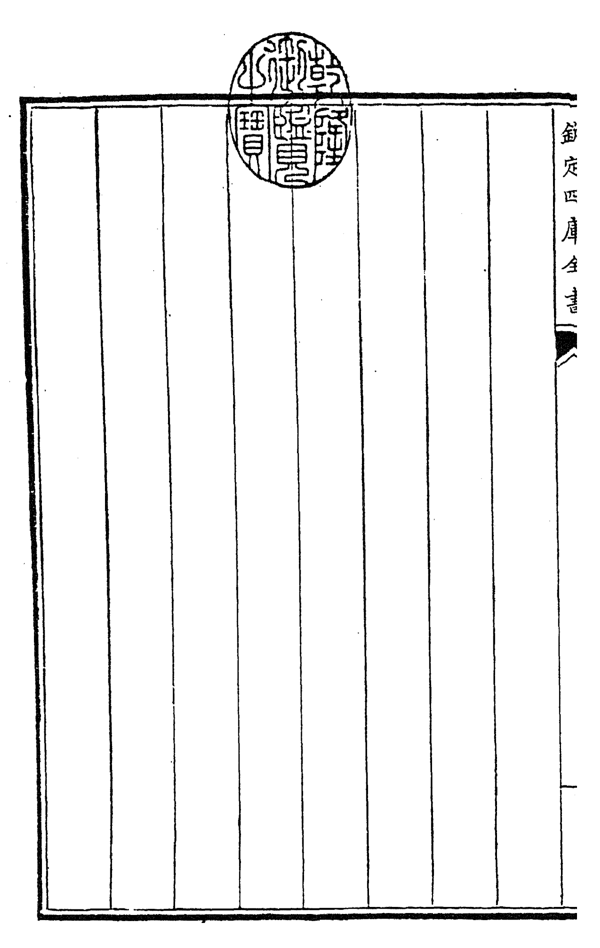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七十六考證



謹案卷七十六第四頁前八行武德三年封蜀王

按新書鬱林王恪始王長沙俄進封漢貞觀二

年徙蜀與此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周學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七　七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九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二十七

韋 挺子待價 萬石　　楊 纂族子弘禮 弘武 武子元亨 元禧

劉德威子審禮 孫易從 審禮從弟延嗣　　閻立德弟立本

柳 亨族子範 兄子奭 亨孫渙 澤　　崔義玄子神慶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沖子也少與隱太子相

善及高祖平京城引爲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宫臣罕與爲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宫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宫臣潛構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構逆伏誅辭涉東宫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巂及太宗在東宫徵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轉黄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宗以挺女爲齊王祐妃常與房玄齡王珪魏徵戴胄等

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勲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黄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泰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

倫不忍更置卿於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爲營州總管有經畧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以北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爲此使但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任

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百人官馬二百匹爲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太宗親解貂裘及中廏馬二匹賜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廵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兵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

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無謂也乃遣繁時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即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通達平夷之區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牟城招挺統

兵士鎮蓋牟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隣樓日夜戰鬬鼓譟之聲不絕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與術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以叙所懷會常以他事被拘自縊而死索其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慼兼有歎恨之辭太宗以挺怨望謫爲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眞水高麗掩

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畧東
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
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後
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爲邊患髙宗以沛王賢爲涼
州大都督以待價爲司馬俄又遷肅州刺史頻有守禦
之功徵拜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
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
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

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爲
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
品侍價素無藻鑑之才自武職而起居選部既銓綜無
叙甚爲當時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復爲燕然道行軍大
總管以禦突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同鳳
閣鸞臺三品既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
每降優制不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挺
潤州刺史明年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

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糧餽又不支給乃旋師弓月頓於髙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温古以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尋卒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立辯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尋又兼知吏部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安石别有傳

楊纂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温州刺史纂畧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琅邪顔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坐楊玄感近屬除名乃家于蒲城義軍渡河于長春宮謁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爲考功郎中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爲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温彦博以纂過悞罪不至死

固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八年副特進蕭瑀為河南道巡察大使與瑀情有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尋拜尚書左丞纂既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為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為時論所譏後歷太常少卿雍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復為尚書左丞遷太僕卿檢校雍州別駕遷戸部尚書永徽初卒贈幽州都督謚曰敬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岐州刺史

族子弘禮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爲萬年令與素子玄感不協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爲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爲留守所殺弘禮等遂免從坐高祖受禪以楊素隋代有勲業詔弘禮襲封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仍爲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三遷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

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相並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弘禮在行在所掌知機務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丘道副大總管諸道軍將咸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駁支部獲龜兹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弘禮頗忤大

臣之吉由是出爲涇州刺史永徽初論崑丘之功改授
勝州都督尋遷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弟
弘武弘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爲吏
部郎中孝敬初爲皇太子精擇寮寀以弘武爲中舍人
麟德中將有事於東岳弘武自荆州司馬擢拜司戎少
常伯從駕還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
官由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弘武同宗
又稱薦之俄遷西臺侍郎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

等同東西臺三品及在政事頗以清簡見稱總章元年卒于官贈汴州刺史諡曰恭子元亨則天時爲司府少卿元禧尚舍奉御元禧頗有醫術爲則天所任嘗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唯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寔此之由

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胄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捍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任京官及侍衛於是左貶元亨爲睦州刺史元禧爲資州長史元禧弟緱氏令元禕爲梓州司馬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元亨至齊州刺

史元禧台州刺史元禕宣州刺史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貌魁偉頗以幹畧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手斬賊帥李青珪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兵令於懷州鎮守武德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款高祖嘉之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詔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俄又裴寂失律

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留威總知留府事元吉纔出武周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兼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部利害高祖皆嘉納之改封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太僕二卿加金紫光祿大夫俄出爲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爲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十

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尚書兼檢校雍州别駕十七年馳驛往濟州推齊王祐還至濮州聞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濟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便

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略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爲遂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子審禮襲爵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

中歷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殁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寮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于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飢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稍遷工部

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二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爲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玄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爲賊所執永隆二年卒于蕃中贈工部尚書謚曰僖延景官至陜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審禮子易從歴位岐州司兵參軍審禮之沒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爲朝野之所嗟賞後歴

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坐爲徐敬貞所誣搆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竟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爲長史祈福州人從之者十餘萬其爲人所愛如此易從子昪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爲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率衆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業執延嗣邀之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一身

之故爲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爲幸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温救之獲免乃囚之于江都獄俄而賊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叙功遷爲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閻立德雍州萬年人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歷遷將作少匠

封大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營山陵功擢爲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解職俄起爲博州刺史十三年復爲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塡道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悅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俄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爲公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幷州都督子玄遂官至司農少卿玄遂子知

徽聖歷初歷位右豹韜衛將軍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庭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遂拘之别所與知微率衆自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知微經歲餘自突厥所還則天以其隨賊入冦令百官臠割然後斬之并夷其三族立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賜爵博陵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

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賜詔坐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王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

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
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
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
舊名改爲中書令四年卒

柳亨蒲州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太常
少卿新城縣公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李密
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
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孫也三遷左衛

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爲卭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葬遇太宗遊於南山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誨奬拜銀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絶賔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久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宫檢校岐州刺史永

徽六年卒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敬亨族子範貞
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
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
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
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
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
範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亨兄子
奭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入蕃迎喪柩

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爲皇后奭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仍監修國史俄而后漸見疏忌奭憂懼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轉爲吏部尚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爲許敬宗李義府所構云奭潛通宫掖謀行鴆毒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沒其家奭既死非其罪甚爲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

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亨孫渙為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讒戮雖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沒並盡唯有曽孫無忝見貫龔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自臨寓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絶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曽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窆尚隔故鄉後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

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勑令奭歸葬官造靈轝遞還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滇弟澤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勑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樸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

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
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以來羣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
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
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
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闤闠屠販之子悉由邪
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天下爲亂社稷幾危
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
可永爲炯誡者也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於亂

誰能救之秖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之頃日已來又令叙之將謂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銷小人道長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銜冤奈何導

人以爲非勸人以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止姦邪今海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尚醫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

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爲子求郎
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憸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
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悦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
者罰之臣雖未覩聖朝之妄罰已覩聖朝之妄賞矣書
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臣恐近習
之人爲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陛下孰思而察之雖
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
門鑒誡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詢

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間焉日新之德天鑒不遠澤後參選會有勅令選人上書陳事將加收擢澤又上書曰項者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龐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躅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

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修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

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於耳謬于心者無速之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忤願恕之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

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令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倖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爲愈怠書

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時從授以訓誥文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數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

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勤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項聿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

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
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
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
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
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
取不遠使覩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
經曰在上不驕髙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
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書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以勗其非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睿宗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累遷太子右庶子出為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郎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

玄見羣鼠渡洛又稍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時黄君漢守據柏崖義玄往説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玄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内義玄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

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
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州府事與友人
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王並委任之
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遣
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軍拒戰
時百姓訛言碩真嘗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皆
兇懼司功參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起兵仗順猶且不
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玄以爲然因命玄籍爲先鋒

流星墜賊營義玄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及碩真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兼採衆家皆爲釋解傍引證據各有條疏至是高宗令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論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

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賛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
玄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爲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
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大都
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戶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爲司賔卿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相月餘爲酷吏所陷減死配流
後漸錄用中宗初爲大理卿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
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稱
㫖則天以神慶歴職皆有美政又其父嘗有翊賛之勲

甚賞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爲按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富僞作改錢文勑文書下州縠麥踊貴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爲不便則天下制褒賞之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據狀

申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縁坐貶授歙州司馬長安
中累遷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
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時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
太子合預朝參先降勑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
所以佩龜者比爲别勑徵召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
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
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昨縁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
參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勑處分令人稟淳化内外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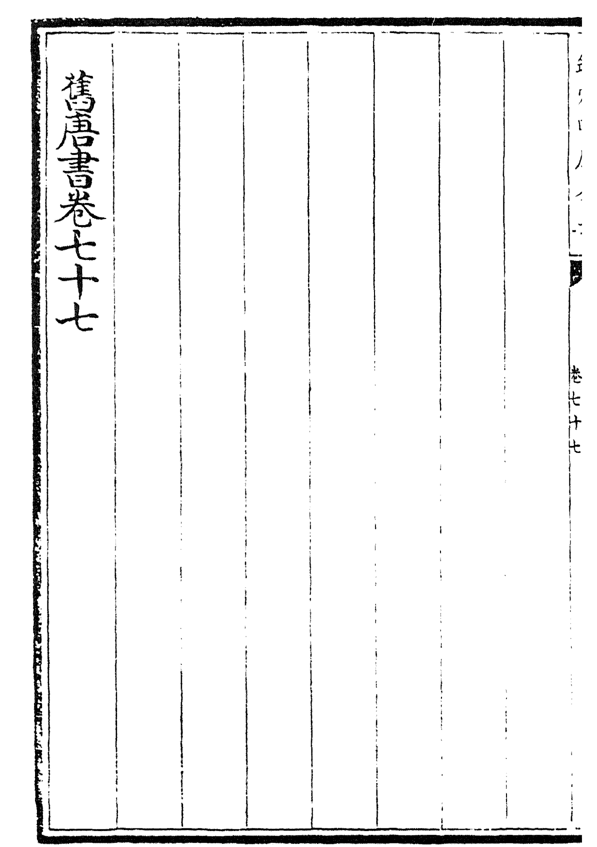
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況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爲誡慎以臣愚見太子既與陛下異宫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别喚望降墨勅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宫侍讀俄歴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常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寛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縁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

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爲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門挺恃才傲物固虧長者之風賔王報之以不仁難與議乎君子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

惡蓋以一為凶德則羣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
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正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
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為也德威奏議練刑名之要俾
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為世範卒與禍會悲夫
二閻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誡宜然柳氏世
稱謇諤奭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玄附
麗武后神慶寛縱穢臣奕世纖邪以至傾敗宜哉
贊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殞落閻以藝

辱劉以孝懲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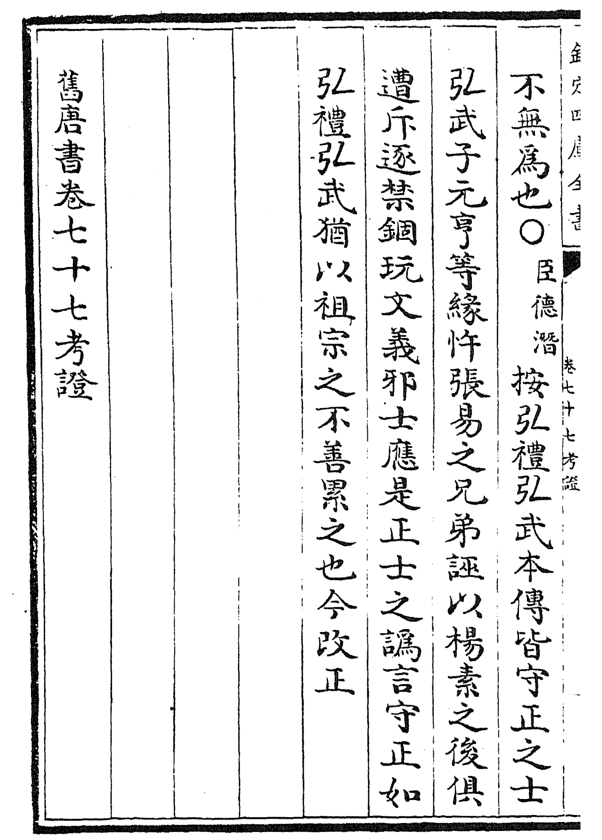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七十七

舊唐書卷七十七考證

韋挺子待價傳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沈炳震曰按新書本紀寅識迦河之敗在永昌元年五月吐蕃雖處極西無五月中天寒凍雪之理恐於情事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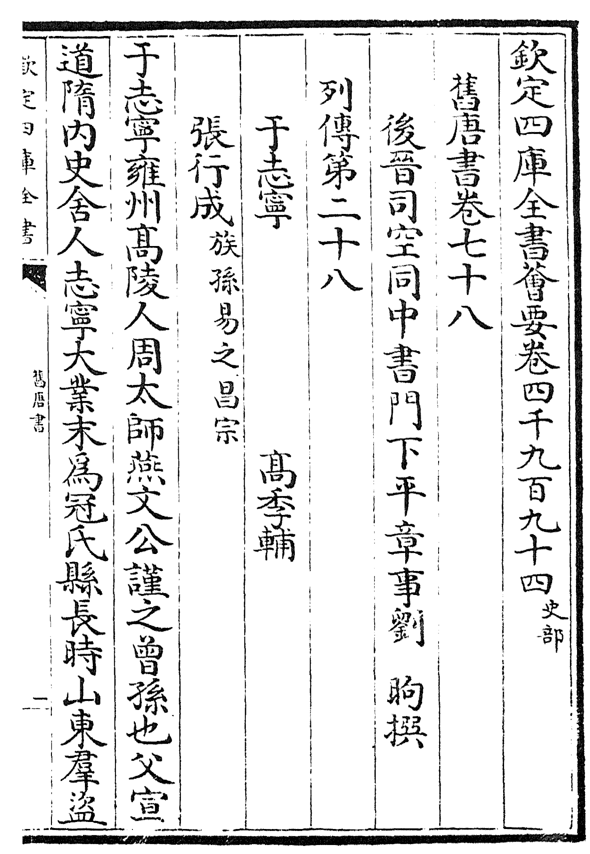
柳亨傳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敬○新書謚恭

史臣總論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邪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



不無為也○臣德潛按弘禮弘武本傳皆守正之士弘武子元亨等縁忤張易之兄弟誣以楊素之後俱遭斥逐禁錮玩文義邪士應是正士之譌言守正如弘禮弘武猶以祖宗之不善累之也今改正

舊唐書卷七十七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八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 族孫易之 昌宗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内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爲冠氏縣長時山東羣盜

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
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宗
爲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
及太宗爲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
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
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已
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
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時議者欲立七廟

以涼武昭王爲始祖房𤣥齡等皆以爲然志寧獨建議以爲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

宗大悦賜黄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
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
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
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
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
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
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概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
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吕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

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為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内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挺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内所司何以自安

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
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劒者孔子先聖旣以爲非通賢
將以爲失頃聞宫内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
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
明誡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
自驅馳宫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
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
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悦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疢犯顔逆

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絶鄭
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
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堯稱
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
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
兹況閹宦之徒體非全氣更番階闥左右宮闈託親近
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
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

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
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
者則榮逮幼沖迕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曁高齊都鄴
亦弊閹官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
政内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嶽
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
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謇諤
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

退倿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覦者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淩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典内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縁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閤内出入宫中行路之人咸以爲怪伏望

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文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黄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

惡則海內懼其禍近聞僕寺司馭晏及駕士獸醫始自
春初迄茲夏晩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
溫凊或室有幼弱絶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
播殖事乖存愛恐致怨嗟且宊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
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
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賭之無益於盛徳引之
入閤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為殿下之股
肱殿下為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為務股肱以匡救

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己𠎝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愎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大怒隂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髙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

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並是虚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絶誣告之路二以慰勲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

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違胥之絶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為之式序景宿於是靡

差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大族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歷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

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歴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内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

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
禹弘奬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
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
共知非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畧孝文之
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
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
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

臣居關右代襲簪裳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李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左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鞫長孫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

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玄孫休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德州蓨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

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鬬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衆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衆來降授陟州總管府户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糺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畧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遂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

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
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至
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尚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
義屬於兹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温厚之
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
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
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
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又

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憚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爲差等均其勞逸又曰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勲貴之家俸禄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

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
實由於此有黷朝風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代耕外
官卑品猶未得祿既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
達猶累其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
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
多止恐巡察歲去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
政術今户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
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又曰竊見

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

監修國史賜爵脩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覘其進食問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

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爲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糺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若如是則示人以益陿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

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
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宫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
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
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吕四海乂安
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
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
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
用臨朝對衆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

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縑三百匹駕還京為

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是歲
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從幸
靈州臣愚以爲皇太子養德春宫日月未幾華夷遠邇
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寮決斷庶務明習政理
既爲京師重鎭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私愛曷若俯
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三年遷
侍中兼刑部尚書太宗崩與高季輔侍高宗即位於太
極殿梓宫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連震

有聲如雷高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
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動彌旬不
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
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
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
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尚書左僕射尋加授太子少傅四
年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復抗表請致仕高宗手制答
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實甘萬

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已今勅斷表
勿復爲辭賜宫女黄金器物固請乞骸骨高宗曰公我
之故舊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愴然流涕行成不得已
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
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賜内
衣服令尚宫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
都督所司備禮册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
百石賜東園秘器謚曰定弘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

宗廟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行成族孫易之昌宗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户易之初以門䕃累遷爲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令召見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爲司衞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駞馬等倍宿加

昌宗銀青光禄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
臧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宫至宅問訊
仍詔尚書李廻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
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
郎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聖歷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
易之爲控鶴監内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府
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
半千並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笑

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㩦捕笑謔賜與無算
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
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
融爲其絶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
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
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
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上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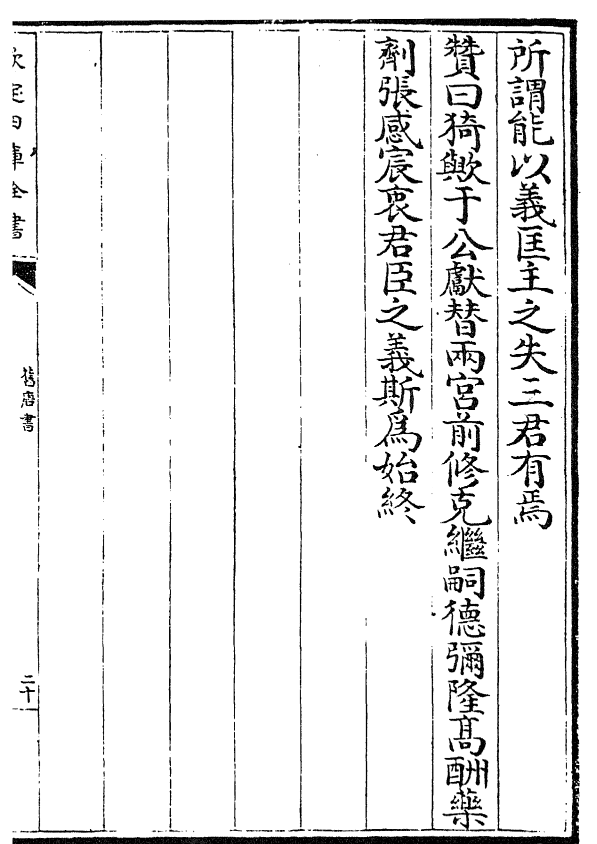
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賔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
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内供奉
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
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于
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内乃引
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説宋之問崔湜富嘉
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
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爲麟臺監封恒國公各實封三

百户俄改昌宗爲春官侍郎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爲之代作則天春秋髙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爲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於則天付太子自鞫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髙戩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則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説爲證翌日則天召元忠及説

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逐元忠爲高要尉張
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贓賂事發爲御史臺所劾
下獄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
卧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
及己乃引用朋黨陰爲之備人有牓其事于路左臺御
史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勑宋璟使幽州按都
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神慶希旨雪昌宗
兄弟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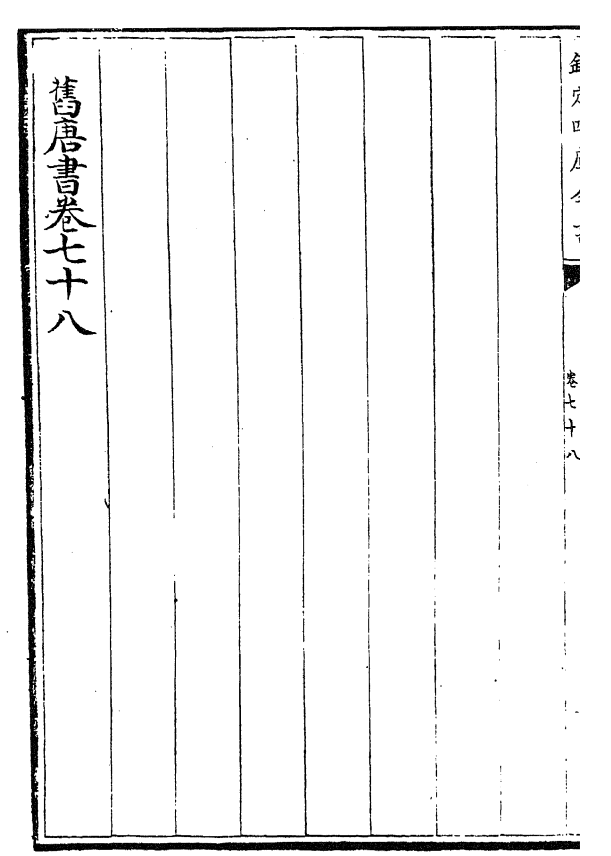
曄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宮易之兄昌期歴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橫是日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髙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咈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顯盛古


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猗歟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髙酬樂

剤張感宸衷君臣之義斯爲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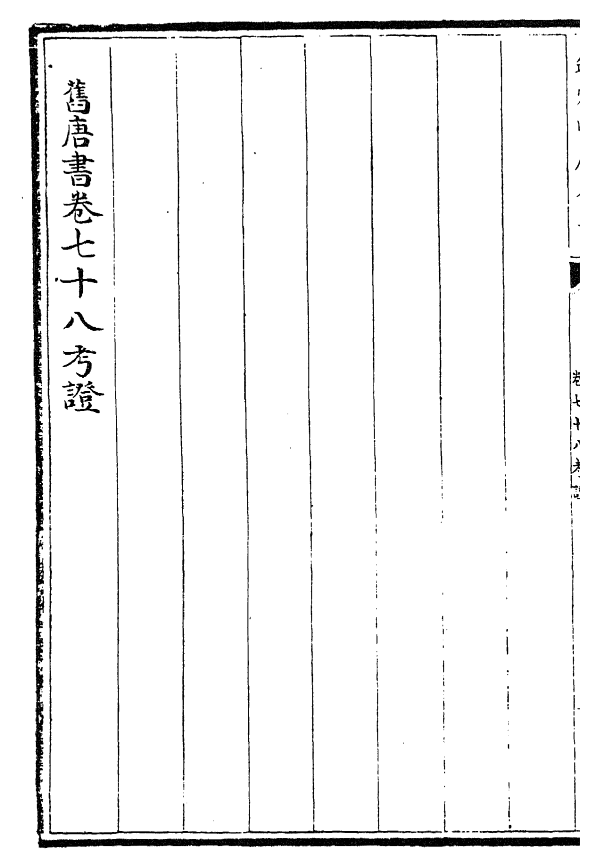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七十八

舊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于志寧傳志寧玄孫休烈○新書作曾孫

張行成傳○臣德潛按張易之昌宗行成族孫也生平醜行宜另立傳不合附行成正人後况既附易之兄弟而論賛中又不之及何也



舊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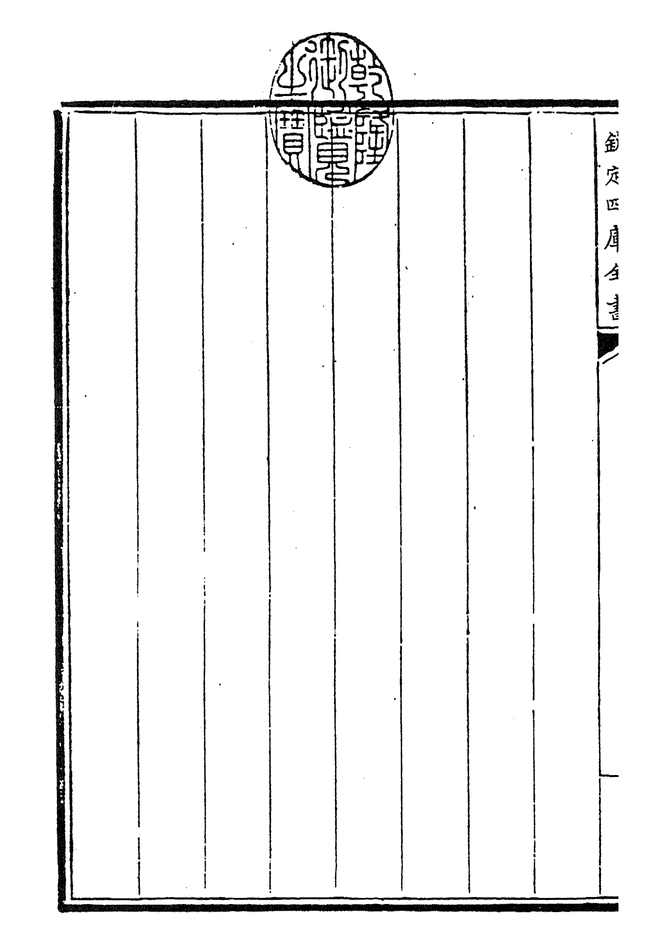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七第四頁後五行俄又遷肅州刺史

刋本肅訛蕭據地理志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志懷剛厲刋本厲訛勵今改

卷七十八第十八頁前六行七行富嘉謨等刋本

謨訛謀據新書富嘉謨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周學洼